

從保護令聲請經驗思考大陸配偶 婚姻暴力上的處境

沈慶鴻

兩岸通婚的普遍性日增

開放大陸探親，緩和了海峽兩岸分隔近四十年的緊張對峙；開放文化交流和通郵，更促進了兩岸民間的頻繁接觸；而近年來，臺灣產業結構改變和企業外移的現象，更帶給臺灣社會莫大的衝擊，不僅政治氣氛、金融環境、就業市場面臨調整，甚至在婚姻市場上，臺灣社會亦面臨新的問題和新的挑戰。

「外籍配偶」（外籍新娘）和「大陸配偶」（大陸新娘），是近年來國內婚姻市場上的新名詞，「外籍配偶」主要係指來自東南亞和臺灣籍男子結婚的女子；而「大陸配偶」則是專指來自海峽對岸大陸各地區的女子。在媒體的報導和多數人的印象中，她們通常被認為是未受過高等教育、來自貧困家庭、且結婚對象多為在臺灣無法娶得老婆的男人，她們的婚姻往往被簡化地定義為「買賣婚姻」，而且也是臺灣社會問題的製造者（Hsia, 1997，引自夏曉鵬，2000）；而其中「假結婚、真賣淫」事件的反覆出現，以及老夫少妻的樣態，更讓人對「大陸配偶」和兩岸婚姻產生了相當多的好奇和疑慮，甚至為了嚇阻假結婚

等事件的氾濫，警政署更自 2003 年 9 月 1 日起，對大陸女子展開境外、國際線和境內三層次的面談，以過濾非法行為的產生。

臺灣男女適婚年齡人口的不均等（以 2000 年為例，20～34 歲適婚年齡的男性比女性多了五十多萬人，男女比例是 104：100（中國時報，2001，12 月 13 日）），使得男性或女性在擇偶時，產生了「婚姻排擠（marriage squeeze）」的不平衡現象；在婚姻排擠的失衡狀態下，自然使得某些群體擁有優勢，另一些群體落入劣勢（周麗瑞、吳明燁、唐先梅、李淑媚，1999）；不過「外籍配偶」和「大陸配偶」的來源，亦適時的紓解了部分適婚年齡者，想結婚卻無法結婚的窘境。

至 2003 年止，國內非本國籍的配偶，以大陸配偶最多（其餘的外籍配偶則有九萬多人），根據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的統計資料顯示，兩岸開放通婚至 2003 年 9 月底止，已累計十九萬對的兩岸夫妻，申請來臺的人數有十七萬多人，在臺探親、團聚達九萬五千餘人，而正式取得臺灣身分證者之大陸配偶已超過一萬零六十三人（大紀元，2003）；另以 2002 年全年為例，在全國 173,343 的結婚對數中，

有 1/4 (44,843 對) 的結婚對象為非本國籍，其中大陸配偶又佔非本國籍配偶的 61.6% (27,626 人) (內政部，2003)。

快速增加的經濟交流和兩岸互動，相信未來大陸配偶申請居留的比例，應會超過 1998 年 56.9% 的年增率 (周有彥、陳振順，1998)，這樣龐大和快速增加的大陸配偶數量，其所帶來的各式各樣問題，可能將成為臺灣本土的另類社會問題了。

兩岸婚姻的特殊性

為了規範大陸人士入出境的相關事宜，「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案關係條例) 成為現階段兩岸人民往來的重要法源依據，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國內對大陸配偶設定配額制 (目前每年 3600 位)，大陸配偶在結婚後由停留 (探親、團聚、探病)、居留、長期居留、定居至擁有身分證的各個階段中，均需依相關規定進行排序等待；而依 2003 年 10 月通過修正的兩案關係條例為例，要取得中華民國國民之身分證的大陸配偶，在結婚後由停留 (探親、團聚、探病)、居留 (結婚滿二年或生有子女者可申請)、長期居留 (居留滿四年可申請長期居留)、定居 (長期居留滿二年後可申請) 至擁有身分證的各個階段，大約需 6~8 年的時間。

由配額制所形成的兩地婚姻 (tworesidence marriage)，是兩岸婚姻結婚最初兩年內、或懷孕生子前主要的生活型態 (因為此時屬於停留之探親階段，一年可以申請兩次來臺，每次停留時間為三個月，並得延長一次，但每年停留時間不得

超過六個月)。所謂的兩地婚姻，乃指由於某種原因不能居住在一起，而仍然維持婚姻關係的一種婚姻型態 (高淑貴，1991)。不過兩岸通婚所形成的兩地婚姻，主要受限於政治因素，這與一般因為就業或就學的緣故而不得不分開居住的夫妻是不同的，這種猶如候鳥般的居住型態，就婚姻適應和發展的角度而言，對夫妻雙方的心理溝通、性生活安排、財富累積、家人親友支持網絡的建構，以及子女照顧和教養上，都會形成相當大的干擾和不便的。

陳小紅 (1997) 調查 350 位大陸配偶及中華救助總會 (2001) 調查 2669 位大陸配偶後均發現，兩岸婚姻以臺灣先生、大陸太太的組合為主 (約佔兩岸婚姻的 95%)、且老夫少妻的態勢明顯；而在中華救助總會 (2001) 的調查中，更清楚的呈現出臺灣配偶為身心障礙者佔 8.46%、年齡在 65 歲以上者佔 26.26%，臺灣配偶超過 1/3 為再婚者，大陸配偶再婚者亦將近 1/3，婚姻仲介和親友介紹是其結婚的主要方式，45% 的家庭收入低於臺幣二萬元。

而在結婚的心態上，除了少數屬於感情成熟自然結合的因素外，大多數的臺灣男性多半抱持「俗擱大碗」的心理、及本身條件差只好向外發展的因素；而大陸女性則抱持著想來臺打工、希望擁有較佳的生活環境，希望來開開眼界及期待取得身分後想接前次婚姻之子女來臺的想法等 (陳小紅，1997；張佳琪，1999)，可見得雙方的結婚動機是相當不同的，而此一功利性婚姻 (utilitarian marriage) 的現象，較把婚姻當做雙方利益交換的過程，至於婚姻中的愛和親密感，似乎較不是兩岸婚

姻形成時的重要考慮點（王春益，1998）。

由於海峽兩岸人民經濟環境和生活水準上的差異，兩岸婚姻較屬於婚姻斜坡（marriage gradient）中的上嫁婚（hypengamy），一般來說臺灣男性以其本人或家庭較優異的經濟環境，來換取年輕、外表有吸引力的大陸女性，而形成婚配條件不平等的狀態（王春益，1998；張福祥，1999）；而多數的研究者亦以社會交換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來分析兩岸婚姻的擇偶現象。

關於性別通婚模式的討論，最早提出為 Robert Merton（1941）的交換理論，這種把婚姻視為一個市場交換的過程，在男女交往過程中，人們希望把自己的優點、特長提供給對方，引起對方興趣，另方面也希望從對方獲得更大的回報（王春益，1998）；由張佳琪（1999）研究老夫少妻的兩岸婚姻，即可發現社會交換論的意涵所在，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及大陸配偶獲得在臺居留的機會，以換取大陸配偶的生活照料及陪伴，而大陸配偶藉婚姻獲得更好的生活環境及來臺的身分。不過，此種互利共生、各取所需的婚姻關係，係基於「交換」而產生，且回收和付出的差距，決定關係的存在與否，若當夫妻雙方無法獲得其所預期的，夫妻關係則可能隨時面臨結束的局面。

婚姻適應和婚姻衝突的過程

臺灣及大陸的兩岸婚姻，並非異國婚姻、也非族群通婚，然而兩岸地理位置的分隔、政經制度的不同及社會風俗的差異，亦使得其在婚姻關係的建立和發展上

不同於國內婚姻；此一特殊婚姻型態所呈現出來的現象，應是相當特殊與不同的（張福祥，1999）；來自臺灣和大陸的配偶彼此有著不同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思想取向、感情態度，加上兩岸社會距離甚遠，要如何調適及面對婚姻初期的適應問題，就成了婚姻能否持續的重要因素了。

通婚者的調適，是婚姻適應過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移入者由於語言、價值觀、態度等不同，需要不斷的去調適新的文化及環境，在調適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壓力，使得移入者有許多適應上的問題和高比率的情緒障礙，並將持續面臨著工作、經濟、孩童教育、文化價值觀的衝突，及語言障礙、喪失地位等等的問題（Hattar—Pollara & Meleis, 1995；Lipion, 1992；引自張佳琪，1999）。

陳小紅（1997）發現大陸配偶來臺後，在飲食習慣、交通及社交圈過小和朋友少等方面較不能適應；而根據家扶基金會（尤幸玲，2003）協助外籍配偶的工作發現，就業、生活適應和教養問題是外籍配偶最常面臨的問題；另透過賽珍珠基金會（2002）針對外籍配偶所提供之專線服務的使用情形看來，婚姻問題的處理及與離婚、監護權相關的法律諮詢，是外籍配偶最常使用的服務項目；至於婚姻生活的適應不易，婚姻暴力頻傳和偏高的離婚率，亦是兩岸婚姻中的普遍現象（尤幸玲，2003；賽珍珠基金會，2002）。

家庭暴力的現象，自古存在且中外皆然；在交換理論下所顯示的兩岸婚姻，夫妻雙方在互動關係上，呈現出相當明顯的地位、權力、經濟、資源失衡的現象，且

大陸配偶明顯處在不利的位置上；雖然至目前為止，並沒有外籍（含大陸）配偶遭遇婚姻暴力嚴重程度的詳細統計資料，但是對各個家庭暴力防治之公、私部門而言，外籍配偶遭受到婚姻暴力而發出求救訊息的事件，卻是一直持續發生而未曾間斷的；另由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在民國 92 年 4 月 22 日開辦「外籍配偶保護諮詢專線」的措施看來，外籍配偶在婚姻中的受暴情形，已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大陸配偶保護令的聲請經驗

保護令（protection order）制度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重要特色，自八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正式實施後，其不僅向「法不入家門」、「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傳統提出挑戰，甚至也為違反保護令政策者提出罰則，這樣的做法除了代表政府公權力正式的介入家庭外，也為受虐婦女權益的保障和預防暴力的再發生做出努力。自實施至今，已超過五萬件的保護令聲請案進入法院，保護令制度的運作已成為婚姻暴力受虐婦女保護自己、改變婚姻困境的主要途徑。

然而保護令的聲請過程並非皆是一帆風順的，保護令的核發也不盡然可以滿足所有聲請者的期待，解決所有聲請者的問題，部分的聲請者還是得面臨法官駁回、相對人抗告，甚至是自己壓力太大，而不得不撤回的情形（沈慶鴻，2001）；因此，為了呈現大陸配偶在遭遇婚姻暴力持續傷害，而決定聲請保護令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本文將引本人接受臺北市政府委託研究案的部分內容（沈慶鴻，2001、2003），

以四位遭遇婚姻暴力的大陸配偶為例，期待透過這個部分的討論，能讓相關的專業工作者或社會大眾對大陸配偶所面臨的婚暴困境，有更多的認識和重視。

四位受訪的大陸配偶，年齡介於 25～38 歲，三位來自機構轉介（北婦中心、南港婦女中心、家暴中心，皆為公部門的單位）、一位為朋友推薦而參與訪談，在教育程度上，二位為專科、二位為大學，這些受訪者受訪時皆有通婚後的子女（1～2 位），婚齡最長 10 年、最短 5 年，婚姻中出現暴力傷害的時間，皆超過婚齡的一半。四位受訪者中已有二位取得身分證；而在保護令的部分，一位受訪者在暫時保護令核發後、通常保護令審理時，撤回保護令的聲請，另外三位受訪者則已核發了通常保護令，不過，其中有二位受訪者的配偶在保護令核發後，提出抗告。在婚姻狀態上，受訪當時，一位受訪者已離婚、一位分居、二位則處於離婚訴訟中；而除了保護令的聲請外，一位受訪者仍有傷害和離婚訴訟，另一位則有離婚訴訟、公共危險和殺人未遂案，正等待審理中。

此處將依三階段一聲請前、聲請過程中、保護令核發後，來呈現大陸配偶遭遇婚暴後，提出保護令聲請時所出現的難題和困境。

一、保護令聲請前的心情：遭受先生婚暴的婦女，多數並非立刻就提出保護令的，他們在保護令的聲請前是經過許多掙扎和思考的，這些情況包括：

（一）不知道有保護令時的忍耐、再忍耐：儘管相關單位的不斷宣導，多數的臺灣女性對家暴法、保護令，仍舊處在不知

道和不了解的狀態，更何況是對臺灣法令相當陌生的大陸配偶，要他們了解、並主動的使用這項資源，難度會是更高的，以致於在他們透過管道（警察局、社會局或臺灣朋友）知道保護令的訊息，多半已是暴力傷害發生很久了，「他一直打我，鄰居都看不下去了，就報警，警察問我要不要告他，要不要聲請保護令，我才知道有這個東西……」。

（二）為了居留而忍氣吞聲：因為身分的不同，居留期限受到限制，而為了可以來臺灣，及在期限到後、可以再聲請入境（多數大陸配偶的入境保證人是配偶），大陸配偶對先生的暴力攻擊只得忍氣吞聲，「我們來這裡，圖的是什麼呢，不就是希望有個伴，有人對我們好，現在可好了，他這樣對我……我真的搞不懂，這裡的法律應該也有保護我們的法令，我們等待的這七年多，像越南也好、泰國也好，印尼也好，她們來第一半年就可以拿到身分，就是居留了……就正常了，我們等待是七年多……我是希望能留在這裡，以後可以在這裡工作，那他對你不好，只好忍耐啊，如果我告他，他一定會想辦法把我送走，不會答應我來臺灣的，更何況臺灣的法律，我又不了解，我要怎麼做呢？」

（三）經濟和行動上的依賴和附屬：經濟情況不佳、被限制的工作權、人生地不熟等的因素，使得大陸配偶在經濟上、行動上成為配偶的附屬和依賴人口，為了待在這裡、為了生活、為了孩子，即使是暴力傷害，似乎仍得忍耐，「我爸爸來臺灣看我，我還被他打，有時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我真的很生氣，可是想想我能怎樣？在這裡，我可以去哪裡，我可以找誰，我沒有地方可去，他

家人也知道，可是也沒有說什麼……」。

二、保護令聲請過程中的困境：這些在聲請過程中出現的困境，包括以下這五項：

（一）審理時間和居留時間的衝突：受限於政治因素的考量，在所有外籍配偶中，大陸配偶的居留時間是最受限制，身分證的取得也最困難；因此，在其不堪配偶之暴力攻擊，決定聲請保護令時（除了保護令外、有時還同時進行監護權、傷害或離婚官司），若是審理時間正面臨居留期滿需離境，他們想聲請延期，卻無法掌握不同法官的審理速度，不知到底該延長多久；不聲請延期，問題根本沒有解決，因此，大陸配偶卡在中間，常是進退兩難，不知該如是好的，「因為我是大陸人，在這邊沒有拘留權，每隔一年還是要回去，那孩子要怎麼辦，如果監護權歸我，到時候有這個假處分還是要留在這裡，那我要出境，孩子要怎麼辦，孩子要歸誰，加害人已經被法官推定不適合擔任監護人了，所以監護權才會暫時由我來擔任，結果我走又不能帶我兒子走，那這樣不是很矛盾嗎？」。

（二）相關單位對家暴法的認知不同：與大陸配偶居留問題有關的單位頗多，境管局、外事部則是最主要的單位，然而當大陸配偶面臨保護令的審理，而需聲請延長居留期限時，相關單位所表現出對家暴法不了解和不重視的態度，讓聲請保護令的大陸配偶在各機關間吃足了苦頭，「比如說入出境管理局，兩岸人民管理條例雖然沒有這樣的條文，就是我們大陸新娘要辦入出境要丈夫的同意，但是他們的想法就是一定要丈夫同意，那我丈夫怎麼可能同意，明明是沒有這樣

規定的，……我在境管局也是遇到很多問題，我每次要跟他們延期，因為我的官司還沒打完，監護權一直沒有出來，我就不能帶孩子走……那境管局每次我要延期的時候就不給我延，甚至我給他們送件，讓他們收件他們都不肯，我先生又找一些民意代表去施壓，說不給我延，說他不同意，就是說要他同意才能給我延，可是又沒有這樣的規定，可是境管局說一定要丈夫同意的」。

(三)司法人員對大陸配偶的迷思和歧視：「大陸偷渡客」及「大陸妹——假結婚真賣淫」的新聞，是多數人對大陸配偶的刻板印象，這些印象不僅深植一般人的心中，也在執法人員的腦袋裡留下印記，以致於這些刻板印象所形成的迷思，讓大陸配偶在保護令的聲請過程中，飽受執法人員的歧視，並質疑其結婚和留在臺灣的動機；如「警察來了之後，……他們只是當這是我們的家務事嘛……我真的沒有什麼想法，我覺得他們看笑話一樣……因為，他們對我們大陸人有一個偏見，因為我比較年輕嘛，那我老公跟我差十歲，就覺得我好像有什麼目的要來臺灣」。

(四沒有任何資源和支持系統：先生是多數大陸配偶在臺灣唯一的支柱，然而先生的暴力攻擊行為，讓大陸配偶受不了而想脫離時，孤立無援就成了他們最真實的寫照，沒有親人、沒有朋友，還得要面對先生隨時的騷擾；尤其在保護令或其他漫長的法律訴訟正在進行時，大陸配偶該何去何從，就成了一個大問題，「我們能怎麼辦？他就是欺負我們沒有家人、沒有人可以幫忙，那天他把我推在門外，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隔壁的婆婆好晚才回來，我就一直害

怕，是不是要算了，可是我又不想再繼續……」，因此沒有破釜沈舟的決心和可以收留的地方，大陸配偶是很難持續進行各項法律權益的聲請動作的。

(五)民意代表介入讓事情複雜化：當大陸配偶因沒有資源而求助社會福利機構時，福利機構就成了大陸配偶最大的依靠，但對施暴者而言，爲了要減少大陸配偶的這些助力，或不希望各機關給予其協助時，施暴者透過民意代表的介入和關切，企圖讓事情更複雜化，也更拖延或干擾大陸配偶保護令權益的擁有，「他之前還有找過一個臺北市的議員！也是他那邊，叫境管局不要幫我延期，說我不合規定，甚至於有立委要幫我，他還要恐嚇他們，要他們不要幫我」。

三、保護令核發後的困境：受訪者的困境並未因保護令的核發而結束，歸納自受訪者的資料可看到，在保護令核發後，大陸配偶仍舊面臨的二項困境：

(一)離境限制和子女監護上的兩難：核發暫時監護權，並不一定讓大陸配偶擁有和子女相處的權利，居留期限限制、先生聲請的假處分，又讓大陸配偶再次面臨有監護權卻帶不走孩子，要離境又無人可託、且不知可否再入境的尷尬困境，「監護權我拿到了，可是我又為了要帶我孩子走費盡心思，每天都這樣跑，都沒有用，去陳情啊！……我說這個家暴法，我常常把這個拿出來，我說我們是被害人，是不是可以怎麼樣……。『家暴法，我管妳什麼家暴法』，……而且講很多次『我管妳什麼家暴法』，我說我有暫時監護權『管妳什麼暫時監護權啊！我們要的是永久監護權……』」。

(二)工作資格和生活壓力的兩難：保護令內容的無法執行（相對人不履行），讓大陸配偶面臨雖有保護令，卻得不到任何的經濟給付的窘境，在沒有家人、沒有支持系統的現況下，雖有工作能力但卻面臨大陸配偶沒有身分證、不具特殊條件者不能工作的限制，以致依賴政府補助（提供居住及經濟補助）成了他們生活的來源，「……有保護令，規定他要付撫養費，可是他都沒有付，呃……但是我還是要生活啊！孩子要花錢，我也要花錢啊！但是我拿這個保護令去申請工作證，他們說不可以，他們說就你們要符合什麼低收入戶啊！什麼的，但是我根本沒有臺灣的國籍，我怎麼去辦低收入戶，不可能辦啊！……他現在是開放一個工作權，就是說丈夫要滿 65 歲以上，或是說中度殘障，或是身心殘障，要嘛就是中低收入戶，我都不符合啊！表面上我都不符合啊！……那我也不能一直住在庇護所啊」。

大陸配偶－婚暴服務的新對象

大陸配偶，雖又稱為臺灣媳婦，然而因為身分特殊，其所有的權益和福利，自然不同於臺灣女性；臺灣的女性在面臨暴力的婚姻、子女監護權及離婚等議題時，尚且有許多需要突破的問題和困境，更何況是身分不同的大陸配偶；因此，在保護令的聲請過程中，大陸配偶不僅會面臨與臺灣婚暴女性一樣的難題，還會出現屬於他們的特殊困境。

對尚未取得長期居留許可之身分證的受虐大陸配偶而言，此一困境更是雪上加霜；無支持系統、經濟上的弱勢、受限制的工作機會和工作條件、短期且隨政策改

變的居留時間，這些因素都讓大陸配偶的限制更無法掙脫。尤其是保護令、傷害、監護權和離婚案件審理的速度不一，在保護令（或傷害、離婚）審理期間，居留時間可能和審理及出庭時間相衝突；或在保護令核發後，暫時監護權的持有與居留時間亦可能相衝突；且若相對人使用假處分限制大陸配偶不得攜子離境、而其在臺灣又無人足以託付、照顧其子女時，大陸配偶又該如何？

司法案件的審理，可以成為其延長停留的理由嗎？在不斷上訴的過程中，又能延長多久？法院監護權的判給，能成為其照顧「新臺灣之子」而長期居留的理由嗎？那後續的經濟來源、居住場所、健保問題、身分證、工作權又該如何處理呢？這一連串相關的問題，實在不易回答，處理起來也有頗大的個別差異；不過當「大陸配偶因為婚姻而來到臺灣，然而當其入境的理由消失時（如離婚），其是否仍適合留在臺灣」的問題，仍在思考這是政治問題、還是社會問題，且尚未找到符合所有人最佳利益的答案時，最近媒體關注的臺巴混血吳憶樺的監護權爭議，更提醒了我們是該正視通婚所衍生各項問題的時候了；而在通婚比例逐年增加的情況下，監護權和兒童最佳利益的爭議，在未來必定更加複雜。

此外，由於缺乏本地各項家族、朋友等非正式資源，大陸配偶在面臨婚暴困境時，庇護所（庇護中心、中途之家等安置處所）常成為其短期居留的地方，然而其居住期間的各項經濟來源和居住時間的長短，又成為各地方政府社會福利的負擔；且往往大陸配偶除了自己外，還帶著子女

同住，子女的身心照顧、醫療、教育等等的各項問題，都讓原已不單純的婚暴處遇工作，顯得更為複雜；究竟對大陸配偶的協助工作該提供到什麼程度，其所有的需求是否都該滿足，其所擁有的福利權益是否應和臺灣的婦女完全相同等等的問題，都常困擾著婚暴防治的社工人員，而究竟對大陸配偶在服務過程中的情、理、法，抑或是法、理、情的價值排序，對專業工作者而言，何種才是最恰當的判斷依歸？

兩岸通婚在本質上亦是一種婚姻的型式，任何維繫婚姻所需要的努力，通婚者皆需要投入，而任何婚姻將面臨的衝突和困境，他們亦無法避免。由於通婚比一般的婚姻面臨更多的問題，也較容易失敗（Lamanna, 1973；引自張福祥，1999），因此爲了增加大陸／外籍配偶的生活適應，目前有部分的縣市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已逐步推動大陸／外籍配偶的識字、語言、親職和婚姻等輔導班，期待這些服務工作的展開，能增加其在臺灣生活的助力和支持系統的擴展。不過，對婚姻暴力的現象而言，這些都只是治標的工作，如果兩岸婚姻和經濟環境在本質上沒有改變，配偶間權力、資源的失衡現象依舊如此，性別不平等及社會歧視的現象仍然存在，婚姻暴力要減少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此外，在婚姻暴力議題的解決上，社福單位除了應對大陸配偶強化相關的救濟措施

外，對大陸配偶施暴的臺籍相對人，更是我們得動員社會資源來改變和控訴的對象。

結 語

繼去年底實施的「大陸配偶面談制」後，三月初內政部又修訂了「大陸地區人民在臺定居或居留辦法」，要求大陸人民申請在臺定居設籍時需提出財力證明（五百萬或每月平均收入高於基本工資兩倍）的做法，引起了大陸配偶和部分民間團體的強烈反彈，批評政府完全不了解兩岸婚姻的特性，以及錯誤的解決非法結婚的問題；雖然此一政策在招致各界強烈批評後，於幾日內匆匆結束，但是單從政府這一連串的動作看來，均突顯了在人口與婚姻的社會流動下，大陸配偶問題的特殊性。

由於兩岸／兩地通婚，是近幾年來急速增加的社會現象，因此國內對通婚研究的累積仍舊有限，而除了通婚原因的了解外，實有必要針對通婚後影響社會的各個面向，進行持續的追蹤和了解；尤其在2002年，大陸及外籍配偶所生之子女，已佔全國新生兒總數的12.5%，平均每八個新生嬰兒就有一個爲外籍或大陸配偶所生的子女（行政院，2003）的情況下，其所引發的人口質量上的變化及相關社會、經濟和教育問題，更是值得大家共同正視的。

（本文作者為實踐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參考書目：

大紀元（2003）臺官方統計，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達一萬人。大紀元電子報（10/9）。

<http://www.epochtimes.com>.

中國時報（2001）若非向外發展七十萬人娶嚙某。中時電子報檢索區，12/13。

- 中華救助總會（2001）溫馨臺灣情、美滿向前行：2001 年臺灣大陸配偶聯誼活動報告。
中華救助總會主辦。
- 王春益（1998）兩岸人民通婚之調查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尤幸玲（2003）。正視新臺灣之子，家扶開辦外籍新娘家庭服務。扶幼 e 季刊，127（2003/10）。
- 內政部（2003）內政部 / 內政統計 / 性別統計資料（<http://moi.gov.tw>）。
- 沈慶鴻（2001）保護令制度之實施對臺北市受虐婦女處境影響之研究。臺北市府 90 年
專題委託研究。
- 沈慶鴻（2003）婚姻暴力受虐婦女保護令聲請經驗之探討——以臺北市為例。彰化師大
輔導學報，24，169～206。
- 周有彥、陳振順（1998）大陸地區配偶來臺居留數額之研究。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
局專案研究報告。
- 周麗瑞、吳明燁、唐先梅、李淑媚（1999）婚姻與家人關係。臺北：國立空中大學。
- 夏曉鵬（2000）女性身體的貿易——臺灣 / 印尼新娘貿易的階段、族群關係與性別分析。
載於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教師研習會。臺北：內政部。
- 高淑貴（1991）家庭社會學。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 張福群（1999）族群通婚的婚姻適應——以阿美族和泰雅族女性為例。政大民族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
- 張佳琪（1999）有大陸配偶來臺居住隻老年人婚姻生活適應歷程。陽明大學臨床護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
- 陳小紅（1997）大陸地區配來臺定居居留、定居問題調查研究——兼論訂定其居住數額。
行政院陸委會委託研究。
- 賽珍珠基金會（2001）專案工作 / 外籍新娘。賽珍珠基金會網（<http://psbf.org.tw>）